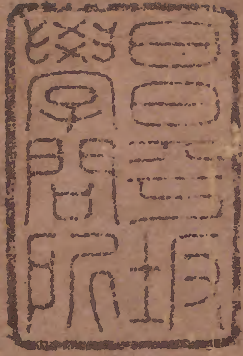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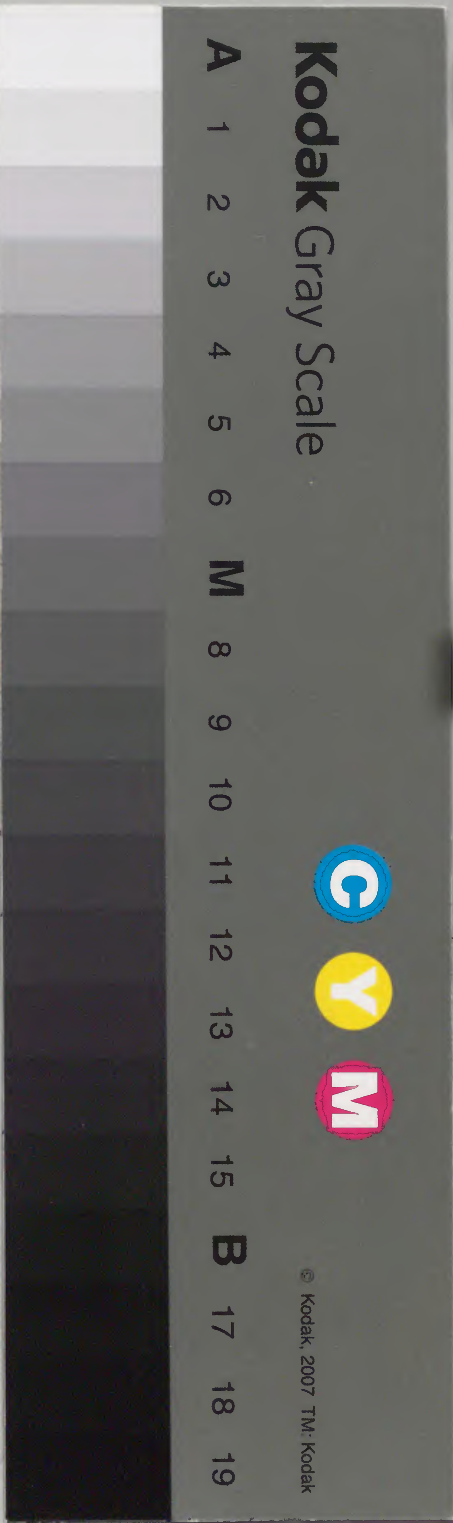
隋書 六十二之五



漢書門			
五〇	四〇	三〇	二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漢書	類	號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 (16)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十七

書六十二

特進

徵

淺草文庫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諱原州刺史父諱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竒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三司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將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一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練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

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
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
臺右僕射賜絲五百匹詔性剛直王其憚之每事諮詢不
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詔
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
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
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頴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
陵詔即鎮焉晉王諱班帥留詔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
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吳越

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仁在國賜奴婢三百口綿
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
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
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暮暮殊不解作
一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且未用心耳詔對曰臣昔在
唐室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驚蹇
所能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
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素朝綱耳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
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

令子相緩來如何。追馳驛殺我子相豈不。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命。至前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平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授。還贈司徒尚書令。齊國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尋而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誓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任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請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

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
丸執嚴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嚴進繼之脫巾
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執邪嚴曰臣非黨執正
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
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
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嚴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儼然
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
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
王室以為磐石之固迨晉王康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嚴

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祖曰是
拜嚴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在祖謂
之曰公宰相大臣如曹叅齊之意也及嚴

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善蜀王性行奢侈嘗欲取僚口以
為膳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嚴皆不奉教祇明切諫
王輒謝而止憚嚴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言何怨焉上
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二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
不頌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
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察其無能諫止及秀得罪
上曰元叢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
謂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
待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瑄同歸于周寓居京兆
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衾之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
武帝親總萬機韓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江景逸掌朝下大
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坐則承御大

夫取以進之及行本元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未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
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在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山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謝迥作
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士民北之孫儀同賜書文安縣子及
踐微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
上嘗怒一郎於殿前台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
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
以臣不自言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
因置劾於地而退上欽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八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寇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
其使者曰臣聞南總邊林蔚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日元
西羌鼠竄盜不少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
不事馮唐之惠詎知含羔良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
近至請付推科上言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
一州市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
與其為約此吏故也廷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
並發明詔與民約古大臣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

已言之必行忘朝拜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
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
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
絃歌教內人行本書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入
昵房帷之間哉今則甚矣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
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
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

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見馬令福棄而觀之太子甚悅因
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
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
子慙而上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懼其方直無敢至門
者由是請託改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
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滂縣公父茂周滄亮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

嘉靖二十六年

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
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
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
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
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
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封
却鄆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
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
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
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
負寵擅權自察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
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趙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
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
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真真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首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

嘉靖二十六年

終侯晉祚季孫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
若以素為阿衡四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
為處置俾洪基不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
大怒命有司禁士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主罪廢之日百寮
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
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
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情
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
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

嘉靖二十六年

四十七 卷之三十一 隋書卷之七

即位遷刑部尚書兼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
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諱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
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平之贈練五百匹子敬
直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
罪令敬直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直有疾見俱
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或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
或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於土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
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父而出為寧州總管長

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
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
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不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
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見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
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湏等皇太
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其且肅何留守某土先於平陽穆
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
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
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
射高穎子弘德封雁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之戟樂已列門外尊有豎屏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頭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辨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關防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嗟歎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五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唐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收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鎮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嫵爾之親冒此直縲命彼綸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速死士

卷之三十一

文贄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
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
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
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慳是謂欽明語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
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
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此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

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
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評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百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澤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
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

藝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遠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遮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袞服靚粧車馬填噴有醜肆陳絲竹繁會竭貲

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罰其奏是歲詩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四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

賜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賊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
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尚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
作亂遣使馳召將與計事賊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
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賊心懷兩端以候事變亦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
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

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

授士高祖

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

大夫從行軍

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

高祖受禪授

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同書都官付

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喜加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仁行堯舜之道多存寬

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以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

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一曰世畧年未二十亦

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
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
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厚訶也因命左右釋
之刑部侍郎辛曹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讐將
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必惜
辛曹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曹至朝堂解衣當斬使人謂綽曰寧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謂衣而入良久乃得之
一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八

坐當救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勸來上復曰殺美者熱則置
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
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
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
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
東薛曾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曾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
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
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平祭鴻臚

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

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

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

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工未乾而一朝

遷革言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二家開皇五年

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日南州長史俱有

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職

已吏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

奏竊見高熲以天授良才元勳佐命陛下興寵亦已優隆

但鬼瞰高明世祗倖是謂自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

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

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

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

漸更增益如或不悛朕前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

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為我家事此

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

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具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千合章殿上謂

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情愛輕重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黎羣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平嚴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謗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懷聖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因固無寬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之之司直行本柳踐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慕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卷六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江陵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自齊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功，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

史同讓不許其任轉徐州總管許以便百發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今還任所遣光
祿少卿柳塞之使於西師三即位於還京師轉涼州刺
子書言人書曰臣一馬之情不勝
總總願趨去隨庭萬無
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三改開大業三年入朝帝引
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道必在用賢安人之
術莫如善政龍興及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其治天
下實資良守子蓋餘口通敏操復清潔自刻符四服愛重為
二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賜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

故能治績克彰課之者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
用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
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部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
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尊德齊
禮莫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
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空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
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
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

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將勸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練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骸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龍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舟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其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二千石會元琴六十石使詣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巨野

書時虜羅可汗及高 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 左武衛將軍出長谷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玉城子蓋遣河南蔡弘策逆擊之返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注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注拜謝頭首流血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情禦空輒摧破故玄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

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高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戢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練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趙昱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文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生不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王麟符以代銅印文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等宜選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車由甲第十年冬車駕

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祖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齊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練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等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等嘉謀侯公後勳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救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輒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斬俘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
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
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
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
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
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
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文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
第時年七十有二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
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
之次息令官就子賜縗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

裴矩

三司謚曰景會也 西人武威氏史聞其死莫不嗟痛
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
下莫敢欺然嚴禁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曰元斷頭也前
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州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
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蓋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
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
將軍伐陳之後從還陽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
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國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

史祥

史祥

史祥

寶世為僭逆擬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
恃江湖之險遂敢沉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
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
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壽利如熟蕪騎既渡
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曰夕非遠
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無畧以取大賞使當首功
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鄆州總管未幾徵拜左
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上廣擊突厥於靈武破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
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遠塵秣馬休兵猶事校

獫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一賢獨在吾子昔余濫
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太千乎大漠于時同行軍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
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散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述戰南養皇條下國不悟皇鑿曲發
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主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
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
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諺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
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

宮殿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助射博望之苑既之名賢飛
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善言寂然想望吾賢亦如疾
首祥荅書曰行人疾止奉所勅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
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寤幙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
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禹升平幸以先人緒
餘備職宿衛懼驚寒無致去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
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是表者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場旌
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
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留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
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

何則川澤之大汗流攸歸松柏之高鳥蘿斯託微心眷眷
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
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
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近遙百民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也况祥自忝武遏載罹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平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漢王諒發兵作亂遣
其將慕容自溢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
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又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由擁市人而戰以言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出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出之東趣黎陽討基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大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日詎知今早擿芻草質又有昔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肘留情大僕箴祥上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日歲勞公問阻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皆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如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閭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十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朔頭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治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入城自閉道去禮之會出朔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途有子義隆永年人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卷之八
晉書卷之八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平縣公威官至武賁
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壽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
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右侍郎八年從晉王
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平陳拜尚書左丞高

祖道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還
子道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弔功成四序聖重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
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齒與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
三司蕭摩訶幸廟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
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
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仇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并虧摩訶
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憊之母為聚斂之行
一言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
聞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所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議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本出入宮省備家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
懇言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意體規整壘取何所逃
行本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
徵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
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
位漢王諒與兵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素為長史壽
每起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天府卿四年拜內史
今以帝西討吐谷渾素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二百餘里
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

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
賜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京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
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權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
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友也敏劾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
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
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
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

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方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
義直襲崇官爵時義臣曰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
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下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
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
足可懷尉義臣與射迴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
崇特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
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
北突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臣革言旋操表存立事實
幽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
節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

編之屬籍為首 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
將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
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
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
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
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
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
謀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
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出西陘逢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
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駟勇善用稍射之者不

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思之募能當拔者專騎將雷十楊
思思請當之義臣見思思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唯以
卮酒思思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仕不
就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思遂突擊殺數人直至
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思為拔所殺拔遂不之
蓋軍軍比者十餘里於是雖得思思死義臣哭之甚恸三
雷莫不泣而後騎士皆擊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以驅之聞其間出其不意義臣捕後
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時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
不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殺擊破之功進位大將軍賜物不貲和綵五

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二歲徵為
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
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王於覆衣川其
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
無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
年以為軍副頭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
感詐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
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
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自表為盜眾已數
萬以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

還兵數萬擊之，大破之，遂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日子甌。詩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以其威名遠，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景，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空。辰卿，又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與勢，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征萬歲，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入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強濟。宣帝時，以玄首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總管反，玄以行軍入

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眾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羣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且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

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寡先是用煩公此郡去都
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
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
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
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卽傳之禮會揚玄感圍逼東都玄
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
示士卒以必死既出蒲津中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泜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具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

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言於是遣武賁
即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
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中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
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以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
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揚玄感孤負聖恩
躬為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息心事主董
率熊罷志梟兇逆若此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
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六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
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逃

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
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
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
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禦其表重奮擊摧
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
守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
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

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論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
廟園陵所在藉八省借所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
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白知不能守憂懼稱
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
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執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
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
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
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

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
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
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其得民和煬帝嗣
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
權率眾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
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
吐谷渾餘燼遠避道路無雍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
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
召募討之權率江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卷之三十一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十五

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
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誦權稱四方
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調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
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憫不羈頗
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
多拘禁之後竟為涇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
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
全都邑勤亦懋哉揚諒干紀夫祥著獨克之効群盜侵擾

三十一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十五

十五

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
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
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
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覲覲維謝勤
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
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又為
隋國公推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醮賓客恒令圓通監
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卅子乳母恃寵輕
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
厨人搃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
寘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

爲堪當六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
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
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
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
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
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
深被信任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
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拜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
柔自豈意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

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
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
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
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
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
祖爲隋國公引拜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
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

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羊舌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立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羨其才甚重之宇文

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負賤有志節初為侍官奮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驍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元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之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

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表川
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
帝即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
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
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
大夫時舊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
米十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翥

張翥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
楯周世鄉人郭子真密告陳寇翥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

豫未決翥贊成其謀晉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
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
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
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
水軍破逆賊竇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
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宣之謂翥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
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
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
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繚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

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導東諸軍多物故齋衆獨上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
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城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
陳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陳大
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為官戶
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
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
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曰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讎交尚
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入送詔書曰與

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
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
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
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
衛之縛送高祖素行至慶其衛者甚恐食及其餒解手以給
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惡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太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杖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揚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
尋除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
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
曰麥且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
懷竭命之志及滄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歃鼻治黃不
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滄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

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鐵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
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
著勲庸陪塵尚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輿言至
誠遠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贈光祿大夫宿國公
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大夫賜贈鉅萬賜輜車給前後部羽葆鼓
吹平壤道以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
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
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核果
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

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
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
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得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
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
漸密未幾以為折衝即將賞過德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
之同輩莫與為比先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
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字
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帥一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
傑等會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以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
社稷也今子為首事雖云其驅率有觀

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坐我士也首從我
乎光泣下露衫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
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
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龍花及光語洩陳謙告其
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
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腸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載等
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
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无敵數而斬之遇德載兵入
四面圍舍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

卷之九 書六十四 七

德載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
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
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占一諾好立音節初讀詩至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
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文事
隴亩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往白土村密適居岸于
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謀授大
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高進位工開府從揚素擊高智

妻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
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
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
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
時有盛道建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浦
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
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御衛將軍
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太業六年從駕
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累榮之數歲轉右
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泚水去

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命以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
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海浦以待期曹俊知宇文
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倉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
逆黎陽進逼鞏維護兒勒兵出與宇文述等戰破之封榮國
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
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
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
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二度出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
矣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

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
崔老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
吾在閩外事合專決肯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矣
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禮捨此
成功所不能去君肅與衆曰君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降
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乃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
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交逾密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河嶺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
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
弘弟整武音節將右光祿大夫整元驍勇善撫士衆討擊

群盜所向皆捷請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眾兵長榮公第六郎化
夷反皆遇害唯少子世有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聞於百步弱冠為親衛東遷大都督徙晉主廣平陳以功
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暉高智惠等作亂江
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
賊公拜俱羅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
山靈州道擊大厥路達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
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
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取畜牧於塞上初煬帝
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督及帝嗣位拜車騎
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人肉遇不中意以籤刺
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斃其舌帝以替藩邸之舊不忍
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已亦可知因召俱羅護貢之出
蒼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
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
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

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部將交通內臣帝大
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舊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英討平之大業九年
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
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
市俱羅擊賊帥朱熨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
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丁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
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此句疑合誦貴俱羅遣家僕
將船米至東都糴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字朝廷微知之恐
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

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京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去俱羅即徒敗衄於是斬東
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必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太寶為帳內部曲也太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
于家高智惠汪文進于作亂江南廬江景繁亦舉兵相應
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
禍且及已不如為從別為名峴然之時桂國平徽軍至
當塗峴潛使稜至徽所請為內應徽上其事拜上大將軍

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二千戶詔徵應接之徵軍未至謀
洩為其黨所殺穰偉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
鄧兵煬帝即位授驍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貴郎將後二
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
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舡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
中自為穰率衆營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堯遣
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穰進至但汝檀同其小王歡斯老
模率兵拒戰穰擊敗之始老模其日露初雨晦宣將士皆懼
穰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靈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刺
堯率衆數千逆拒穰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穰乘勝逐北

三其柵渴刺堯背柵而陣穰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聞不
息渴刺堯自以軍疲引入柵穰遂真漸攻破其柵斬渴刺
堯獲其子島樵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穰位右光祿
大夫武貴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穰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
作亂也穰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
都梁宮阻淮為固穰著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
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
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

帝遣後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
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字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
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啓葬於吳公臺
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元通所陷
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
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

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
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
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
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
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
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
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
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
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竇建德魏刀
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

之所往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
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
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
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
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
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
敗兵前後相蹈藉未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
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
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
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貴郎將突厥始

列傳三十九 隋書六十四

之圍雁門也萬善玄纍之所向皆破每賊至
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
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
有將軍庶應范貴等率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
世然事皆亡失故其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張所以立
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出
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
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
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

田當其鋒

吳敢逼城

王將軍時

列傳三十九 隋書六十四

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湛尚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終，臨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鷂，任俠放蕩，收聚亡命。暉曰：兵書從祖，吾所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馬突

進莫不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
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暎進
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暎全衆
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
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
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帛三千兩盡散之將士
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
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
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
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使持節都督南川

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與密奏羅暎其得人心擁衆結義
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遠等保明之外有知者
或勸其反羅暎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
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無所成文士何爲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暎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
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
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
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猶不下晉王廣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拔兵士散然後
廼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
 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開公鄧漢捉兵即
 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答曰若得與公周
 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
 于宅先是陳桺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
 班在羅暉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于翔之
 下能無媿乎羅暉答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謂公天下節
 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
 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甚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
 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

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
 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暉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
 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
 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
 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
 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
 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送至
 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
 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
 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

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歿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閭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

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軍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闕者自當於陳倒戈其猛以為然引師急進
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
病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
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
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輕取其
舟置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為
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
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
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
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

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鵠叛蠻於鐵山復
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
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
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百欲令公鄉人知朕
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畧江
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恭王率舟師
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擊破之擒
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文集嶺南賜縑五百
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二千五百人為嶺內陳桂州刺

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高陽山太守毛
彝等前後詣法尚降。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
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敗。餘人走徼巖嶮，其左右斬
之而降，賜絲五百段，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
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南安撫大使。後數年，朝以
本官宿衛，賜絲三百段，粟五百石，金五百斤。未幾，桂州人
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
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
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
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畧、光度。

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
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
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
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
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爨反，攻陷州城，詔令
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
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踰爲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
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
數千人，嚴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
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四匹。軍還，檢校潞州事，賜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之襄太守進祿金紫光祿大夫
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
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
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
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聞山川
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
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
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起當頭之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
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

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
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黠安夷向思多反殺將
軍鹿原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
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田
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
七十匹出為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
指朝鮮道會揚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
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
舉兵為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
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

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
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
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竒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
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
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
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
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

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邑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壯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
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
義成公主於突厥至福安山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方戰三日殺虜甚眾賜
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
州總管漢王諒作亂代州京發兵拒之諒遣劉高龍奪戰
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甚盡
諒復遣嵐州刺史喬彥楚率勁勇二萬攻之景戰士不過
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自戰且築土

卒皆殊死聞屢挫賊鋒司馬馮善慈司洪泰軍中並驍
 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
 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與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
 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先是景府內井中攀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
 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
 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
 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
 大將軍賜練九千匹方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勇非所長
 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圍思多破之賜奴婢

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
 婢六十口練一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長帝
 帝曰公主人也賜坐詔有王陳之上至隴川官帝將大獵景
 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行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
 右擗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
 攻高麗比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遣兵六千至景擊
 走之奪物二千段進營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
 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
 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

今景澄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詰會幽州
賊楊仲緒率眾萬餘人米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
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節將
羅襲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
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
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
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
可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嵩率兵救之遂歸柳
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蘇鞠素感其恩聞之
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
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
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龍驤將軍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
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
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
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道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
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
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
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

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興陟大使其年嶺南酋
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公柱國襄陽公李旼為行臺總管
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亦戰旼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
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一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
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
圍擊之賊眾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
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鄆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
鄰接姦先犯法者皆濫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
招納綏撫百姓愛悅歸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
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系產聚悉獲是胡奉獻資物百段計

三年州界連雲山鄉嘗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離於
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墮備使還具以聞上大
悅十五年授益州總管堯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
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
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
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為澶水丞
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
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
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
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
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
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
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
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
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
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

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
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
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
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
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
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
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
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
之而還所亡矢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

軍兵指躡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
 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平時突厥
 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
 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
 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搖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
 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
 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白選精銳數百夜來襲
 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雰霧晦冥莫相辨識軍
 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
 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鄜
 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
 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
 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
 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
 廢官屬多懼其憲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
 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昌州
 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汲

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
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
師仁恭為殿過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
馬四十四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
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四
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
勁騎一千擊破之賊與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
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

仁恭

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
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
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
之其二特勒眾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
勒帝大悅賜練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
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
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
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
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

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
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
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
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撰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
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
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
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
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三甲上馬嘗

倒投於井才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後王謙破齊服
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邵州別下六城以
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高祖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
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
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兵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
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
帶遺出領南酋領其入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
武晚年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殺所部內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為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天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龍驤元壽縣公後征伐累遷

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畧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器械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純豆陁洪宣弋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揚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

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偽署僕射朱爨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

嘉靖

餘甲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爨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為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果圍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

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
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
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准從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
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土諒作亂并州以純為行
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
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
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
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一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
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一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
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一重加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

報國恩且此數詣齊王者一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任詩官置元德
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一汝好老有此一兒勿忘吾言也臣奉
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一不詣聖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
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矣一而政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
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在一公厥寢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為榆
木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一却之公嘗謂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
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一公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
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一公大出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
窟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一為京湖賊帥駱賓王等所誘單父
純遣數支破之及帝西征還高一復始為京城留守東海彭亨衆數

千掠懷仁縣薄入沂水但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
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
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誥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
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必希肯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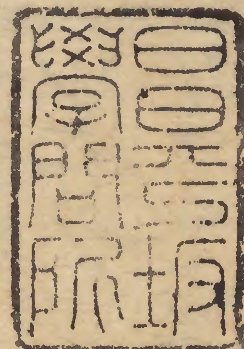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但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
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龐悍無威儀
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
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
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驍勇臣漸見親待才亦恪

勤匪懈所在有聲也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
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暹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
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
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
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
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
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以才留守東都十
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
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
府藏空竭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

雖愚蔽敢。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
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
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
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
世基。而出。字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
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
詣化。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
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
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有謀逆者。一十八人。
揚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八人止。可一。度作勿。

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王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
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忍彌不。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
仁壽大業間。有蘭興。俗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
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喉法尚。字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
有。之。至。當。真。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
達。後居島。以真。恢。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
以立效。當年。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請。毀。被。誅。大
業之季。盜。可。盡。平。洋。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
志。在。強。實。也。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



隋書卷六十五

隋書卷六十五

